

错爱迷途

强江海 著

——情感警示录

爱与恨之情感的纷纷扰扰
进与退之人性的苦苦挣扎
其实，爱本可以很美好……



- ⇒ 女司机的“风情玩笑”
- ⇒ 看韩剧走火入魔的女人
- ⇒ 女人，别伤了他的自尊
- ⇒ 冷落“相亲对象”的后果
- ⇒ 女高管和擦鞋匠的“爱情”

时刻
关注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错爱迷途

——情感警示录

强江海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爱迷途 / 强江海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4. 6

(时刻关注)

ISBN 978-7-113-18225-0

I. ①错… II. ①强…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375号

书 名: 错爱迷途
作 者: 强江海 著

责任编辑: 田 军
技术编辑: 王明柱
编辑助理: 王远程 郝玉敏
装帧设计: 杜可可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 字数: 205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8225-0
定 价: 1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1873174 (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 (010) 51873659, 路电 (021) 73659, 传真 (010) 63549480



自序

有时，恋爱就是个谎

待我长发及腰，郎君娶我可好？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郎情妾意，千古而然，没有爱情，人一辈子会活得无精打采。可爱情有时就是个谎，是种错觉，你以为攥住的是幸福，其实是粉碎幸福的“流氓”，是切割青春的利刃。

有多少爱，转身即成陌路。

你看见他就脸红，接近他就心跳，你以为这就是爱了，其实不是；你嫉妒他对别人好，梦想他牵你的手，你以为这就是爱了，其实也不是。也许，你只是用征服异性来展示你的魅力，你需要的只是恋爱的感觉、恋爱的气息、恋爱的味道，恋爱带给你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恩恩怨怨……

“恋爱”这个词，是个很能装的筐，男人遇上女人，或女人遇上男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管是否合乎法律、道德，只要在筐子外面贴上“爱情”这个标签，便可心安理得地去追逐、享受，直至沉沦。这个时代，街上流行“伪爱情”，这样的爱情没有结局。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多少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

这几年，走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很多人，听到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记下来，给那些依然在红尘中寻觅爱情的人一点启示。爱情是美好的、神圣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爱情，有的人不能活。所以，追求爱情不是罪，但关于爱情，真话往往最残忍，欺骗你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当然，爱情是清白的，浑浊的是你的思想。

人生，有四件让人幸福的事情：有人爱，有事做，有期望，有人需要。有人爱，就是有别人爱你，你也有能力爱别人；有事做，就是不论事情大小，你乐在其中；有期望，就是你还有想法，有目标，有憧憬；有人需要，就是你的存在会给别人带来希望。

给我讲故事的有警察，有法官，有律师，也有故事里的主人公，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文中主要人物用了化名。

我期望，这本书，能让相信爱情的人更加相信爱情，让不相信爱情的人清醒明悟，让把玩爱情的人绝望、怯步。

强江海

2014年5月

目录

CONTENTS

不该发生的“路遇”

一辈子，一个女人总会遇见几个男人。遇见了，结个伴，开始两个人的繁华，或几个人的喧嚣。然而，随着时光的老去，该走的都会走开，或许，最后剩下的，只会是你一个人。切记，不是所有的“路遇”都是缘，有的“缘”是开在崖边的罂粟。

2 / 有个逃犯跳进居民家 9 / 女司机的“风情玩笑” 14 / 躲在衣柜里的杀手
19 / 男人傍富更可怕 26 / 女人，别伤了他的自尊

恋爱时，他们不懂爱情

我负责微笑，你负责拍照；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初恋时，我们把两个人的世界想得太美好，其实，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一点责任、一份关爱、一颗包容的心。对于看重浪漫的人而言，恋爱，远比不恋爱要残酷……

33 / 月黑风高，糊涂的姐姐傻傻的妹 40 / “初恋情殇”变成刀
47 / 冷落“相亲对象”的后果 53 / 贪污犯上大学
59 / 一组亲热镜头引发的“蝴蝶效应”

有的游戏没人玩得起

两只蝴蝶歇在水面上，看水里的鱼儿追逐嬉戏，羡慕得要死。一只蝴蝶问另一只蝴蝶：“敢不敢到水里去玩？”另一只蝴蝶酷酷地回答：“咋不敢？！”两只蝴蝶“扑通”跳进水里，挣扎了几下，淹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鱼儿别下水。

65 / “风筝男友”的怒火 70 / “浪漫故事”里的“危险商机”
76 / 女高管和擦鞋匠的“爱情” 83 / 如果隐私被人偷窥
89 / 危险关系

不懂放手，婚姻也会得“重感冒”

有人说，爱情就像是一场游戏，最先爱上对方的那个人，便输了。

不管曾经的爱如何炙热，终有一天，爱情会改变模样，如果，你们还像两株倔强的仙人掌，谁都不肯放弃身上的刺，那么，婚姻就似搁浅在海滩上的鱼，不能动，不能呼吸。你不肯转身，就永远回不到大海，或许只有悲剧到来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没有一段病态的感情可以不药而愈。

97 / 碾过前妻的私家车 103 / 上海，一个“租房女婿”的“血色自救”
109 / 婚姻“有病” 115 / 看韩剧走火入魔的女人



不该发生的“路遇”

一辈子，一个女人总会遇见几个男人。遇见了，结个伴，开始两个人的繁华，或几个人的喧嚣。然而，随着时光的老去，该走的都会走开，或许，最后剩下的，只会是你一个人。切记，不是所有的“路遇”都是缘，有的“缘”是开在崖边的罂粟。



有个逃犯跳进居民家

一个被公安机关追缉的逃犯，在走投无路时闯进一户居民家。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女主人先是收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弟弟，并在丈夫跟前隐瞒了他的“逃犯”身份；接着又半真半假地爱上了这个逃犯，心甘情愿将身体奉献给他；再接着，担惊受怕达一年之久的女主人开始向逃犯索要“受惊费”，并以“向公安局告密”为要挟。

糊涂的女主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连续走出三步臭棋，最后掉进了自掘的坟墓——那个她曾深爱的小弟弟用一双老虎钳似的大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夜幕降临时，逃犯闯进她的家

女主人公名叫周云，是安徽省某公司职工。发生故事的那一年，她才26岁。

1999年夏日的一天晚上，大约9点多钟，正在收拾碗筷的周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站在门口。这人头发乱糟糟的，神情十分紧张。周云刚一愣神，不速之客闪身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

“你，你要干什么？”周云吓得靠着墙往后退，双腿不停地颤抖。“大姐，是我！”不速之客用手把遮在额头上的头发往后划了划。

借着室内的灯光仔细一打量，周云这才发现，眼前这张脸有点熟悉，好像在

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这人好像跟弟弟认识，有一次弟弟带他来串过门。

“原来是你！”周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你还没吃饭吧？就在我这儿吃吧。”

周云话音刚落，只见眼前这个叫刘永春的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大姐，救救我！”周云一怔，她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式，刘永春的神情让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刚刚放松的心情又开始紧张起来。

“大姐，我……我打架伤了人，警察正在抓我，我实在没地方去，想到你这儿避几天风头，你无论如何要收留我！”“什么？你……”周云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将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喊声硬生生地按了回去。



原本以为刘永春可能只是需要钱物方面的接济，没想到他竟然犯了事，想要躲在自己家里逃避警察的追捕。周云吓得冷汗直流，浑身颤抖：“这……这可不行了！”

“大姐，救我一次吧！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等风声平静了，我立刻就离开，求你了！”刘永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头磕地。周云吓得捂住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地催促：“你走吧，快走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就当我没见过你！”

此时的刘永春已是走投无路，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不愿轻易放弃。“我在这儿已经连累了大姐，大姐既然不愿救我，干脆就报警吧，免得到时脱不了嫌疑！我就跪在这儿等警察来抓我。”

周云急得捶胸顿足：“你怎么能这样啊，我和你无冤无仇的，我干嘛要报警啊，你这不是逼我吗？求求你，快走吧，等我老公回来，你可真的走不了了。”刘永春心里一惊，虽然从周云的言语里能拿定周云不会报警，可她老公就难说了，刘永春像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说：

“大姐，我是你弟弟的朋友啊，和你弟弟一样把你当姐姐看待，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投奔你，你要是不收留我，就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

刘永春的话击中了周云的软肋，看着那张年轻英俊还略带点稚气的脸，周云心里一软，迟疑地说：“那……那你先在这儿住几天再说吧。”“大姐答应了？”刘永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兴奋

地站起来，“大姐，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姐姐只要吩咐一声，就是拼掉性命我也要为姐姐办成！”

这时，周云的丈夫从外面应酬回来，周云隐瞒了刘永春被警方追缉的真相，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丈夫，刘永春是弟弟的朋友，要在家里借住几天。

那一夜，躺在丈夫身边的周云无法入眠，虽然对法律知之甚少，可她也知道，收留刘永春，一旦被警方抓住，自己就犯了窝藏罪。整整一晚上，她感到警车的警笛声不断地在耳边盘旋，让她心惊肉跳。自己头上像悬了一把利刃，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伤了自己伤了全家人。她越想越怕，后悔自己不该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时冲动，心里暗暗决定，明天一早就将刘永春打发走。

第二天早晨，看着刘永春帮自己忙前忙后，又姐姐长姐姐短热情的样子，周云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直挨到上班时间，周云终于放弃了内心的挣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算了吧，既然容他在家住了一夜，再把他赶走，刘永春会怪我，公安局也不会放过自己，岂不两头都不落好。

带着一丝侥幸，周云上班去了。她嘱咐刘永春关好门，不管谁叫门都不要开。她现在和刘永春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果刘永春被警察抓住，她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走在大街上，一看到警察，她的心就止不住咚咚狂跳，好像眨眼之间，自己也成了罪犯。在办公室里，她老是显得心神不宁，电话铃一响，吓得她全身打



哆嗦。

她知道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报警，可就是鼓不起勇气。刘永春可怜巴巴的眼神，“咚咚”山响的叩头声，还有“大姐大姐”那热辣辣的称呼，一点一点软化了她的心。

她不知道，正是自己这一点所谓的善念，为她掘开了通向坟墓的第一道关隘。

甜言蜜语醉死人

周云的丈夫工作繁忙，没有多少时间陪在周云的身边，刘永春的到来给周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虽然年龄比自己小三岁，但是，周云逐渐发现，刘永春是善解人意、非常细心的男人。

一次，周云因与单位同事发生口角，好几天心里都闷闷不乐，中午做饭时，魂不守舍的周云不小心被菜刀切破了手指，刘永春忙不迭地找来创可贴，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关切地问：“流了这么多血，定是很疼吧？我悄悄观察你几天了，你肯定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周云一听，鼻子一酸，就像受了委屈的人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她将憋在心里的不快一古脑儿地抛了出来，刘永春听了之后拍案而起：“欺负姐姐就是欺负我，我找他去，为姐姐出这口恶气！”周云急忙上前拦住，嗔怪道：“你听了风就是雨！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姐姐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你别再惹是生非了。”见刘永春如此在意自己，周云一阵感动，几天来笼罩

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渐渐地，周云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把刘永春当作倾吐的对象，每次看到刘永春为自己愤愤不平、甚至要拔刀相助的样子，周云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满足。和刘永春在一起，她觉得自己被人呵护、被人重视，这一切让她感到如沐春风，早已忘了刘永春还是一个被警察追缉的对象。

刘永春总是住在家里，引起了周云丈夫的不满。直觉让他感到刘永春不是一个本分的人，他不愿妻子和这样的人交往，自己的家老住着一个外人，他更觉得郁闷。2000年7月的一天晚上，多次暗示失败之后，周云丈夫终于向妻子摊牌了。

“从今天开始，那个叫刘永春的不许再到我们家来！否则别怪我不给面子，什么姐姐弟弟的，看着他就不像好人！”面对丈夫的逐客令，周云也不愿示弱，一段时间的相处，周云已经把刘永春当作了自己的知心朋友：“他怎么就不是好人啦？我看他比你好一千倍！”话一出口，周云就觉得自己过分了，可是想打住已经来不及。周云丈夫气得七窍生烟，他没想到妻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激愤之下挥手打掉桌上的花瓶：“他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样护着他？你不让他走，我走！”说完摔门而去，留下周云站立在那儿发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永春从外面走了进来，见地上一片狼籍，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周云无声地摇摇头，泪水不停地在脸上流淌。

“姐姐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啦？”周云轻轻地叹口气：“不关你的事，我和



你姐夫吵架了。”说完就来收拾地下破碎的花瓶，刘永春见状，急忙制止：“姐姐别动，让我来收拾，当心又割破你的手指。”周云的泪水忍不住又流了出来：

“你姐夫怎么就不能像你一样啊？”

刘永春心里一动，不由得心荡神摇，他略微镇静一下心绪，转而劝慰道：

“姐夫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的心事需要放在做大事上，可能就忽略了姐姐。姐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气坏了身体，到头来吃苦的还是自己。”

周云悠悠地长叹一声，那梨花带雨的脸庞、落寞的神情激起了刘永春心中最原始的冲动，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此时周云的每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充满了诱惑，他突然一把抱住周云，喃喃地说：“姐姐，你还有我呢，我会疼你、爱你、永远护着你。”周云吓坏了，在刘永春的怀里挣扎着，她极力地想保持最后一点清醒，然而，刘永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紧紧地抱着她。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眩晕的气息，欲望一点一点吞噬着周云最后的理智……

当激情退去，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涌上周云的心房，想到丈夫的愤怒离去，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可刘永春的体贴和热情，又让她感到快乐和心醉。她无法想象自己以后怎样去面对这两个男人，想到以后自己的生活从此变了样，泪水不知不觉再次涌了出来。

刘永春一边擦拭着周云脸上的泪，一边说：“姐姐，都是我不好，可我心里真的很喜欢你！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地待姐姐。”

周云点点头，认真地说：“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说这话时，周云心里泛起了一个念头：自己已经是他的人，只要他以后对自己好，也算这么多天自己没白为他担惊受怕。

有好几次，周云问刘永春究竟犯了多大的事，但刘永春总是以“没有什么大事”来搪塞她。后来周云就不再问了，虽然她依然害怕，依然会在半夜里被恶梦惊醒，但她却从没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她甚至想，既然自己爱上了刘永春，不管他曾经犯过什么事，哪怕是杀了人、放了火，





自己都不该嫌弃他。即使刘永春所犯的罪是丑恶的，但她和他的爱情却是纯洁的。

这种被周云视作纯洁的爱情，让周云走错了人生的第二步棋，从而为她掘开了通向坟墓的第二道关隘。

抓不住的爱情

自从有了那个充满激情的仲夏之夜，周云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她的眼里，刘永春既是她的弟弟，也是她的情人，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在感情上毫无保留地向他奉献一个女人的温柔。但她哪里知道，刘永春压根儿就没有真爱过她，他哄她的目的，不过是让她死心塌地地充当他的庇护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永春觉得，再这样窝在周云家里，自己快憋死了。终于，刘永春的哥们打来电话，告诉他风头已经过去，他可以平安“出山”了。

刘永春原先除了打架闹事，还有一个职业就是开自卸车。他对周云说：“姐，我出去挣钱，挣到钱就回来看你。”周云舍不得让刘永春走，但她不能老将刘永春霸在身边，何况，刘永春是那种闲着就会发疯的人，她就是想留，也留不住。

“姐盼着你有出息，等你出息了，别忘了回来看看姐……”周云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不知道，刘永春这一去，还会不会回来。

刘永春走后，周云就像丢了魂似的，她天天盼刘永春打电话来，可刘永春

偏偏不打。

2000年9月初，周云娘家有事，急需一笔钱，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刘永春。她觉得刘永春还从来没有真正为她做过一件事，她正好以此来试探一下自己在他心中的份量。更主要的是，她想找个借口见见刘永春。那天，周云找来刘永春，一本正经地问：“若是姐姐有难事，你能帮我吗？”“那还用说，姐姐只管言语一声，你指哪我打哪！”周云笑道：“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的！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急需一笔钱，这事就看你了。”刘永春一听，抓耳挠腮、吱吱唔唔了半天才说：“我……我哪儿有钱啊！”

周云的心里涌上一丝不快，男人都是一个德性，需要女人时，什么愿都敢许，可真到关键时候，十之八九靠不住。她没好气地说道：“我是借不是要！我又不是借钱不还，瞧你慌成啥样！”刘永春笑道：“可是，我真的没钱啊。”

“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请你帮忙，你就这样对待我？”周云愤愤地嘟哝着：“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尽是骗人的鬼话！”见周云真的生气了，刘永春急忙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到工钱，等过两天结了钱，我一分不留全部给你，别生气好不好？”周云勉强地点点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做女人很悲哀！”

刘永春走后，周云越想越为自己感到不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冒着犯法的危险收留了他，在丈夫不能容纳他的时候，自己又背叛了丈夫背叛了家庭，没



想到，当她需要回报时，刘永春却拒绝了。她不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换来的仅仅是刘永春几句装模作样的哄人鬼话。

“也许他现在真的没钱！”周云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她宁愿相信刘永春过几天就会主动送钱来。

一连等了几天，刘永春还是没有和她联系。此时的周云渐渐有些明白：刘永春不会再来找她了，所谓的情，所谓的爱，不过是过眼烟云。想想自己为他担惊受怕的每一分每一秒，想想那一个又一个恶梦连着恶梦的不眠之夜，她觉得不能便宜了刘永春。他得赔自己一笔“受惊费”，要不然，有一天刘永春被公安局逮着，自己跟着倒霉，那谁来补偿她所付出的这份痴情？从收留刘永春到现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同事们都说她老去了七八岁，如今情没得到，青春已逝，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

2000年9月13日晚上，周云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失去了耐性，她打通刘永春的电话，压抑着内心的不满，极力用平缓的语调说道：“你在哪儿，我想见你！”于是两人相约在一处稻田里会面。

秋天的夜晚，即将收获的稻田里除了秋风掠过时撩起的“沙沙”声，四周一片寂静。周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稻田，还未站稳就被早已等在那儿的刘永春一把抱住：“怎么样，几天没见，想我了吧？！”周云不高兴地推开刘永春：“你骗……”没等她责问的话说出口，刘永春已用热吻封住了她的唇，随后，两个人软绵绵地倒在了稻田里。

疯狂过后，周云暗恨自己没出息，原是为兴师问罪的，没想到又……她的内心感到极度的不平衡，尤其是刘永春始终不主动提钱的事，更让她无法释怀，说话的语气也不由变得刻薄起来：“怎么样，你该给我钱了吧？”“什么？”刘永春一愣，半天没反应过来。

“你真是健忘啊！不是说好结了工钱就借钱给我的吗？”刘永春恍然大悟：

“你要多少？”“两千！”刘永春为难地说：“可我没有那么多钱，这儿只有一百多块钱，你先拿去吧。”

周云不禁羞愤难当，自己还在痴痴地等着他送钱去，可他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直到一番云雨之后，自己觑着脸要，他才肯拿出那么一点儿。那一刻，周云感到自己像是站在街头卖笑的妓女，尊严被人狠狠地踩在了脚下。她大声地喊着，愤怒地发泄着内心的屈辱：“你没有，就去借！”

刘永春皱着眉头：“你怎么这样啊？”说着不耐烦地甩开周云，抬腿想走。刘永春的态度更加激怒了周云，做女人做到这步田地，自己成了人世间最大的笑话。

“刘永春，我告诉你，今天，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否则，我去公安局揭你的老底，别忘了，你还是警察追缉的逃犯。”

“我要是不给呢？刘永春转回身问道。

“不给我马上就打110。”周云掏出手机，用手指着刘永春说：“别以为我



不敢，大不了我跟你一起进去，我豁出去了。”

果真是最毒妇人心！看着周云一脸的得意，刘永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一步一步向周云走去。

“你别过来，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可真的要报警了……”周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毕竟在一起相爱了那么长时间。

刘永春的脸扭曲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已下定决心要除去这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而此时的周云却还在幻想着，刘永春肯定不会对自己下毒手，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自己，两个月前，他还那么甜地叫着自己姐姐……

刘永春终于抱住了周云，抱得越来越紧。周云这时才感到一丝害怕，她颤声对刘永春说：“你给我一笔‘受惊费’，咱们两不相欠，我以后不再来找你……”

正是这笔所谓的“受惊费”，为周云掘开了通向坟墓的第三道关隘。

“行啊，我给你！”刘永春说着猛地抬手掐住了周云的脖子，用力，再用力……

见周云无声无息地倒在了地上，身体渐渐冰冷，刘永春明白自己杀了人，可一切都已经晚了。自知罪孽深重的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然后乘着夜色仓皇逃离现场，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逃亡生涯。

周云被杀之后，该市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在刑侦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将嫌疑目标锁定在刘永春身上，然而，刘永春像从世上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2004年9月23日，在外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终于将躲藏在外省某小镇的刘永春抓捕归案……





女司机的“风情玩笑”



作为服务行业的女性工作人员，为了招揽生意，和男顾客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原本无可厚非；但这种玩笑一定要控制住“火候”，一旦开过了头，滋长出某种情愫，就会生出事端。2008年8月的一天，某市的一家海都大酒店，一名女出租司机被人发现裸死在客房里。公安局刑侦人员经过调查发现，凶手是女出租司机的一名乘客——王翔。王翔经常乘坐刘玉玲的车，刘玉玲为生意着想，时不时在车上和他开一些酸不酸甜不甜的玩笑，直至以身相许。然而可悲的是，刘玉玲无法厘清“情人”和“客人”的关系，王翔每次坐车，小到几元十几元的车费，大到百元千元的包车费，刘玉玲都照收不误。王翔希望刘玉玲将他当情人，而刘玉玲却老是将他当客人，这种角色错位令王翔恼恨不已，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王翔的脑子里发芽……

2009年3月11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翔死刑。

雨中邂逅， 女司机和乘客打情骂俏

如果不是那次雨中的相遇，刘玉玲和王翔还是两个陌路人。

2007年8月12日，一场雷阵雨突降江苏省东台市。货车司机王翔外出办事，被雨淋了个透湿，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上车后，王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擦拭水迹，女司机递过来一条毛巾：“擦擦，免得着凉。”她的身音很轻很柔，王翔郁闷的心情因它一扫而空。闲聊中，王

翔得知出租车司机名叫刘玉玲，东台市人。王翔自我介绍说：“我也是开车的，干司机这一行，身体累不说还容易得职业病，你一个女人真不容易！”也许是同行的缘故，刘玉玲感觉和王翔近了不少。见刘玉玲面容秀丽，身材姣好，王翔开玩笑地问：“你这么年轻，应该还没结婚吧？”一句话把刘玉玲逗乐了，她笑着说：“大哥你可真会说话，我孩子都上学了。”王翔连连感叹：“真看不出来，说你没结婚别人肯定信。”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刘玉玲打开收音机，里面传来邓丽君的那首《月亮代表



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
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
我的心……”王翔和刘玉玲静静地听着歌
曲，不知因为天气还是车内的气氛，两人
都感觉有些闷热。得知王翔经常外出办事
用车的地方多，临下车前，刘玉玲递给王
翔一张名片，说：“大哥，以后多照顾照
顾小妹的生意，用车的时候打个电话，我
一定随传随到。”“不用车就不能给你打
电话？”王翔意有所指地问道。“当然能
打。”刘玉玲给了王翔一个“意味深长”
的微笑。

刘玉玲的“意味深长”只有一个目
的：让王翔今后多坐自己的车。作为生意
人，这是她对客人惯用的伎俩。但王翔对
她的“意味深长”却又有了另一番解读，
半个月后，王翔来市中心办事，他拨通了
刘玉玲的电话，要租她的车子用一天。
再见刘玉玲，王翔有些兴奋，说话也比
上次“大胆”多了：“这么久没见你，
挺想你的。”刘玉玲忙说：“我也觉得
咱们很投缘，干我们这一行每天迎来送
往，遇见的人不少，可很少能遇见你这么
实心的人。”“真的吗？我今天算是遇
到了知音，要是我没娶老婆，肯定把你娶
了。”“我哪配得上你？你别胡说！”两
人你一句我一句，说话的“尺度”比上次
放开多了。

其后，王翔有事没事总给刘玉玲发
短信，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刘玉玲并
没有生气，遇到天气变化，她还会提醒王
翔注意身体。其实一开始她只是单纯地想
多拉点活，后来王翔的问候和关心满足了

她作为女人的骄傲和虚荣，不过刘玉玲只
是愿意享受这份温暖，并不打算和王翔来
真的。

2007年10月23日，王翔给刘玉玲打
电话说要去张家港办事，想租她的车。
刘玉玲高兴得一口应承下来。当天上午
十点钟，两人从东台市出发，一路上有
说有笑。车子行至一半路程时，王翔盯
着刘玉玲的侧脸，突然问：“咱们这样
像不像一对外出游山玩水的情侣？”刘
玉玲转过头刚好与王翔的视线“撞”在
一起，脸腾地就红了。为了打破尴尬局
面，王翔故意转移话题：“你看我开出
租车可行？”“当然行，男同志开出租
肯定比女同志赚得多。”王翔若有所思
地点点头。

快到张家港时，刘玉玲有些疲惫。
王翔提议说：“你休息一会，我来开，到
了我叫你。”刘玉玲想了想便答应了，坐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就
睡着了。等她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到了
张家港，身上还盖了件衣服。刘玉玲揉
揉眼睛，不好意思地问：“到了多久
了？”“有半个小时了，你睡得像头小
猪，不忍叫醒你。”王翔说罢，在刘玉玲
的鼻子上轻轻地刮了一下。刘玉玲的心一
下被刮乱了，胸口一阵鹿撞。王翔突然抓
住她的手，把她的小手放进自己的大手
里，轻轻地揉捏着。刘玉玲想挣脱，浑身
却没有一点力气，她原本不想玩真的，此
时却由不了自己。

在张家港的一家酒店，两人忘记了
各自的家庭，尽情享受对方的身体。靠



在王翔怀里，刘玉玲说：“你可要记住这个酒店，这是咱们定情的地方，你一辈子也不能忘。”王翔郑重地点点头。回到东台后，两人依依不舍地道别，王翔从口袋里掏出400块钱，递给刘玉玲：“这是车钱，你拿好。”刘玉玲数了数放进包里。刘玉玲数钱的样子十分认真，10块、20块，张张数得仔细，王翔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虽说车钱是要付的，可想到刚才两人甜甜蜜蜜，此刻却像陌生人，原本炙热的气氛骤然冷却下来。

情人坐车也收费， 女司机混淆角色激怒情人

2007年年底的一天，王翔又坐上了刘玉玲的车。到目的地后，王翔给了刘玉玲100元，刘玉玲没有零钱找不开。车钱也就十几块钱，王翔以为刘玉玲不会要了，谁知她竟说：“你等一会儿，那边有家超市，我去换一下。”看着刘玉玲急匆匆地往马路对面的超市跑去，王翔有些茫然，他摸不清自己是她的情人还是她的客人。

刘玉玲回来后把找的零钱放在王翔手上，还在他脸上轻啄了一口，说：“想我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王翔拿着零钱，想笑却笑不出来。

两个星期后，王翔去上海办事，本可以乘公共汽车去，但为了和刘玉玲幽会，他决定租刘玉玲的车。到上海住酒店时，王翔身上的现金不够可又不能刷卡，只差一百块钱，便问刘玉玲身上有没有，

刘玉玲摇摇头。无奈之下，王翔只得跑到很远的路口去取钱，事是小事可王翔心里却有一个疑虑：她出门在外一百块钱也不带？进房间后，趁刘玉玲洗澡的空间，王翔偷偷翻看她的钱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五百块钱，王翔的兴致顿时荡然无存。

第二天，王翔陪刘玉玲逛街，并给刘玉玲买了一条连衣裙。刘玉玲看中了一条领带，并让王翔试试。王翔喜不自禁，以为她要买了送给自己。谁知，买下领带后，刘玉玲却把它放进了自己包里，显然，她是给丈夫买的。一条南京路逛下来，刘玉玲只请王翔喝了一瓶矿泉水。跟在她身后，王翔气极了，丢下东西说：“不逛了，我要马上回东台，有急事！”

把王翔送到家时，天已经晚了。王翔说了句“再见”就往家里走，刘玉玲叫住了他：“你的车钱还没付呢！”王翔愣了愣，很快折回身，从钱夹里掏出500块钱，狠狠地扔给刘玉玲：“够吗？”刘玉玲笑了笑：“生气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你知道我家钱都是我丈夫管，空着手回去不好交代。”王翔“哼”了一声，重重地关上车门，转身离去。

王翔用刘玉玲的车，只是为了找机会和刘玉玲相会，但刘玉玲却完全不理睬他的“心思”，总是把他当做乘客，不仅毫不客气地收取他的车费，甚至像对待特别的客人一样，希望他用车的时间越长越好、花的钱越多越好。



刚才是情人现在是乘客， 定情酒店今成杀人现场

刘玉玲这样故意混淆角色，终于彻底惹怒了王翔。

2008年7月的一天，两人从酒店幽会出来，下车的时候，刘玉玲说：“17块钱。”王翔说：“没零钱，下次给你。”刘玉玲白了他了一眼：“刚才结账不是找了零钱吗？”一听这话，王翔顿时火了：

“你的意思是我赖你车钱？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头脑清楚的女人，刚才还说爱我一辈子，现在又为十几块钱不依不饶，你的爱未免太廉价了。”说完抽出一百块钱扔给刘玉玲。钱砸在刘玉玲脸上，虽然不疼，可刘玉玲的心却被砸得生疼，她红着眼说：“这钱我凭什么不要？这是我靠劳动挣来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刚才你是我的情人，现在你是我的客人！”刘玉玲回答得斩钉截铁。

“好，好，好，现在我是你的客人，那谢谢你了，司机师傅。”说完，王翔气冲冲地离开了。他一边走一边想，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女人，对，抢了她的出租车，刘玉玲和自己胡混，一定不敢报案，因为一报案，她背叛丈夫的丑事就会曝光。

王翔走后，刘玉玲十分伤心，伏在方向盘上痛哭。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一个出租车司机，生活并不富裕，一天拉不到活，一天就没有进账。日子虽

然过得艰辛，但她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从没打算从王翔那里获取什么，相反，王翔却想白用她的车，这不是欺负人吗？

2008年8月29日下午4点，王翔给刘玉玲打电话：“我后天要去张家港，你有空送我去吗？”刘玉玲说有空，两人约好后天早上联系。两天后，刘玉玲载着王翔出发了，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路过靖江的时候，王翔让刘玉玲下车给他去买一卷宽胶带，刘玉玲什么也没问拿着三元钱就下了车。胶带买回来后，连同剩下的几角钱一起交给了王翔。刘玉玲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卷胶带就是王翔用来谋杀她的工具。

到张家港市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两人在第一次幽会的酒店开了房。刘玉玲拥着王翔说：“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定情的地方，是属于我们俩的秘密天堂。”王翔牵着刘玉玲的手，神秘地地笑了笑。

进了房间后，王翔的心“砰砰”直跳，他看见刘玉玲坐在床尾看电视，电视里放些什么他丝毫没看进去，头脑里一直想着如何实施他的抢车计划。刘玉玲突然回过头说：“我想问你借点钱，有急用，很快就还你，不耽误你买车。”她这一回头把王翔吓了一跳，忙敷衍道：“这事等回去后再说。”刘玉玲没再说话，无限风情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见他没有回应，又转回头看电视。

王翔不明白，刘玉玲在宾馆里热情如火，为什么一走出宾馆尤其一坐到她的